

看世界

袁勇

# 美国为何想拆分谷歌

最近,有则消息传得满天飞:谷歌可能被拆分!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20年。当时,美国司法部联合52个州及司法辖区的检察长联合起诉谷歌,指控谷歌与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生产商的排他性协议涉嫌垄断,打压竞争对手,损害市场竞争。为什么说是排他性协议呢?原来,谷歌通过向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生产商支付数十亿美元,换取谷歌搜索被设置为手机和网络浏览器的默认选择。并且,如果合作方从谷歌搜索收入中获得分成,就不能预装和推广竞品搜索引擎。凭借这种方式,谷歌占据了美国搜索市场约90%的份额。

官司打到今天,谷歌败诉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公布的判决书中,结论简单明了:“谷歌是一个垄断者,并且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而行事。”

就在这时候,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的“可能措施”中,包括对谷歌进行拆分,安卓操作系统和谷歌网页浏览器Chrome最有可能被剥离。

一时间,舆论哗然。毕竟,这么大的企业如果被强制拆分,对市场的影响可就大了。

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拆分大型企业,这样的做法源自美国,也主要发生在美国。

1890年,美国出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规定,凡以托拉斯形式订立契约、实行合并或企图限制贸易的行为,均属违法。这是美国制定的首部反托拉斯法。

标准石油公司成为该法案的第一个“开刀对象”。1870年,大名鼎鼎的约翰·洛克菲勒创办了标准石油公司,仅用20多年就垄断了美国超过90%的炼油能力、输油能

力以及25%的原油产量。随着标准石油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约翰·洛克菲勒开始通过行贿铁路运营商等手段,干扰竞争对手的原油供应和铁路运输,最终引发行业愤怒和社会批评。

1906年,美国政府在联邦法院对标准石油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反托拉斯法。1908年,持坚定反托拉斯态度的西奥多·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开始极力推动拆分标准石油公司。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标准石油公司垄断身份成立,应予拆分。根据这一判决,标准石油公司最终被拆分为34家地区性石油公司。

1982年,另一起具有深远影响的拆分案发生。美国将垄断长途和本地电话业务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拆分成7个小公司。

时间来到20世纪末,互联网科技公司逐步发展壮大,开始成为美国经济的新代表。如今,市值排名靠前的美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互联网科技行业。借助新技术在各行业的快速渗透,这些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同时也开始引来批评。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公司都曾被质疑或指控利用自身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

支持拆分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声音开始出现。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是其中的代表,想法也最为激进。她表示:“谷歌扼杀了一个与其竞争的小型搜索引擎,而且更倾向于显示自己的餐厅评级,而不是Yelp(另一家美国商户点评网站)的内容。”

前有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拆分历史,现有谷歌败诉的现实和支持拆分的政客,谷歌的处境看似不妙。但如果

仅凭这些信息就认为谷歌必然会被拆分,属实想简单了。

谷歌败诉后,股价表现依然波澜不惊。资本市场似乎根本不担心谷歌拆分成为现实。究其原因,尽管谷歌被美国法院认定存在垄断行为,但是拆分是不是合适的解决方案,仍存在广泛的争议。

有观点认为,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与石油公司或者电话公司截然不同,因此在处理方案上没有可比性。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是,不向用户收取任何服务费用,通过吸引流量赚取广告收入。如果认可这种商业模式,拆分这类公司就很难有说服力。因为平台的广告收入依赖流量和用户数据,如果平台被拆分成多个实体,流量和用户数据大减,新的独立实体将很难生存。

如果说此类观点不足以帮助谷歌脱险,那么美国大型企业长年累月在司法和游说方面的投入,可能在关键时刻让支持拆分者失望而归。

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从来都是“持久战”,美国大型企业高薪聘请的律师团队会想尽办法让判决结果难以生效。此外,美国大型企业往往还会通过政治献金等方式深度介入并影响美国政坛和司法部门,以帮助企业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司法判决或行政命令。因此,即便法院最终真的要求谷歌拆分其业务,谷歌也可以通过上诉、寻求与美国司法部谈判等方式,拖延判决的执行,等待新的变数。

曾担任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首席经济学家的乔治·海伊预测,谷歌的上诉过程可能持续5年。漫长的时间里,谷歌有足够时间应对法

院开出的种种禁令。

如此方式并非没有先例。2000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定微软非法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优势排挤竞争对手,要求微软停止捆绑销售行为,并计划将微软拆分:一部分运营操作系统业务,另一部分运营其他软件业务。微软选择通过不断上诉的方式,把判决拖了6年时间,最终通过付出一定费用的代价,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免于被拆分的命运。

或许是看到了拆分实现的难度,美国司法部也在“放风”:拆分谷歌只是一种选择,还有一些相对不太严厉的处罚选择,包括迫使谷歌与竞争对手分享更多数据等。

然而,拆分不一定会实现,但也不意味着谷歌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的谷歌,更需要担心被竞争对手甩开、被用户抛弃、被市场淘汰。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在早就拥有DeepMind和Alpha Go的情况下,却被OpenAI抢尽风头,完全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前几天,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全程放飞自我,吐槽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输得一塌糊涂。谈及原因,他表示:“如果员工每星期只来公司上一天班,你怎么可能比得过OpenAI。”

是啊,当一家企业因为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逐步开始习惯“躺着都能赚钱”的日子,创业精神难免慢慢流失;同一时期,竞争对手却在分秒必争、迎头赶上——或许,这才是谷歌真正的危机所在。

# 地震预警震动日本

陈益彤

位于欧亚板块、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交界处的日本,曾多次面临地震的侵袭和考验。今年1月份,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7.6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280人死亡。而就在前不久的8月8日,宫崎县又发生了7.1级地震。虽然此次地震本身对日本造成的损害有限,但日本气象厅的预警信息却让整个日本社会陷入深深的危机情绪中。

日本上下之所以“如临大敌”,是因为日本气象厅此次发布的预警信息不同以往,是有史以来的首个“特大地震预警”。日本气象厅认为,在南海海槽地震的“震源预想区域”,发生大地震的风险极高,并呼吁民众在未来一周内提高警惕,做好防备。包括日本首都东京在内的29个地区均被列作可能受震灾影响的区域。

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每间隔100年到150年,南海海槽就会周期性发生地震。最近发生的1964年昭和南海地震达到8.0级,距今已接近80年,这加剧了日本社会对于南海海槽再次发生巨震的担忧情绪,似乎也印证了日本气象厅的“超级预警”并非毫无道理。日本媒体认为,如果南海海槽

再次发生巨震,日本太平洋沿岸将遭遇海啸,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超过32万人死亡,以及至少238万栋房屋受损。而日本内阁府专家组曾在2013年做过测算,如果南海海槽发生巨大地震,将波及日本关东以西的40个都府县,日本的损失额可能达到220.3万亿日元,超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10倍。

预警信息发布后,全日本进入了紧急应对模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原计划在8月9日从长崎出发访问中亚和蒙古,并召开日本和东亚五国峰会。日本媒体已提前发布了此访的主要计划,有50家日本企业也做好了洽谈合作的准备。但在出发之前,岸田文雄突然宣布取消此次访问,并表示,自己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留在东京起码一周的时间,妥善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日本媒体说,首相在临近出发之前突然取消行程,是很罕见的情况。此前很多人判断,岸田文雄希望在即将到来的9月份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发挥其外交特长,提振支持率,但突如其来地震预警使其不得不另做打算。

有可能受到地震波及的各地区也紧急启动了避难所设置工作。据日本媒体统计,截至8月12

日,已有4个地区累计开设了139处避难所。日本民众也开始疯狂囤货。地震预警发出后,日本多地超市出现了饮用水、预制食品和大米等供不应求的现象,伊藤洋华堂在东京都内的门店甚至推出“以家庭为单位限购饮用水”的措施。除了线下防护用品销售火爆以外,亚马逊、乐天等网购平台上也出现了缺货危机。在亚马逊平台上,以往销量较高的部分品牌成箱天然饮用水的运送时间已经排到了9月底。

如今,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护用品的储备似乎已经成了一场“竞赛”,“先下手为强”是最好的办法。很多商品在加入购物车的时候还显示“有货”,结算时却已经“无法下单”。今年4月份,笔者曾在亚马逊上购买了21件套的防灾背包,里面包括防灾灯、口罩、保质期5年的饮用水和罐装面包、移动厕所、应急储水袋等装备。目前,这款防灾背包套在亚马逊平台已变成预售商品,“预计在2025年1月20日有货”。

地震预警的发布对日本旅游业的冲击也不小。8月份恰逢日本盂兰盆节,是日本民众返乡、度假的小高峰。但预警发布后,部分景区不得不封锁海滩,取消烟火大会

等活动,酒店退订潮随之而来。日本媒体报道称,高知县一家旅馆单日出就出现了450起退单。和歌山县的白滨町旅游业同样遭受重创,由于白滨海水浴场等4家海水浴场关停,预计该地区旅游业损失将达到5亿日元。

地震预警也将海外游客拒之门外。不少海外游客临时取消了赴日旅游的行程,还有很多已经抵达日本的游客紧急购票返乡,机票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在预警发出后的几天内,从东京飞往北京的机票已经上涨至上万元。

当地时间8月15日下午5时,日本气象厅以未观测到大地震等异常情况为由,结束了防灾提醒,持续一周的紧张情绪似乎稍稍得以缓解。但防灾大臣松村祥史呼吁民众继续保持日常的防灾准备,在维持生活的同时,坚持储藏防灾物资、食物,并时刻牢记疏散路线。

事实上,防灾提醒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而是政府规定,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168小时整点解除防灾提醒措施。与其说这是根据科学测量结果作出的决定,不如说是在考虑社会面的承受极限。南海海槽地震危机仍然牵动着日本社会的神经。

太阳升起,阳光洒在几内亚湾畔的喀麦隆里比深水港。在距港口约25公里的恩杜马莱村,10岁的布赖恩·芒格来到村里的小学参加暑期课外活动。

这是古老的恩杜马莱村几百年来的一所小学。随着中非合作项目推进,这里的交通变得便利,村里的小学和部分村民家里还装上了太阳能照明设备。中非合作“点亮”了这座深藏雨林的村庄,令其旧貌换新颜。

“感谢中国兄弟,教育是我们能给孩子们的宝贵礼物。”58岁的村长亨利·比库奥说,村里一直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至少9公里才能到最近的学校上学。由于担心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加上负担不起学费,比库奥的6个孩子一度辍学。

长期以来,中国以行动为导向,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再到“九项工程”,在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为非洲提供发展帮助,改善当地民众生活。

2020年,中地海外集团喀麦隆公司在恩杜马莱村完成饮用水厂建设后,将项目营地上的一排板房捐给村民。在村长推动下,恩杜马莱村在这里建起了村里第一所小学,营地会议室成了教室,项目经理室成了教师办公室。

校长路易·埃杰恩盖莱说,学校就在村里,孩子们有了就近上学的机会。今年,中国朋友还给学校装上了太阳能照明设施,相信明年上学的学生会更多。

“很开心村里有学校,学校能给

人们光明的未来,我长大想当医生。”学生芒格告诉记者。

中非合作给恩杜马莱村带来的不止学校。2011年,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启动克里比深水港一期建设,2018年投入运营,预计项目二期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伴随这座港口的建设,恩杜马莱村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有了富裕之路。”63岁的村民让·埃詹告诉记者,以前要在崎岖不平的泥泞道路上走几个小时才能进村,如今建成通车的克里比-罗拉贝高速公路就在恩杜马莱村旁,中国港湾还为村里修了便道,架了小桥。“我们现在去其他地方购物(很方便),越来越多的人搬到了我们村里。”

路网一直延伸到俾格米人居住的巴吉耶利社区。俾格米人生活在雨林深处,曾经“与世隔绝”,如今生活有了显著变化。

“以前,我们要划独木舟过河出行,但现在能走公路了。”恩杜马莱小学的俾格米人教师玛丽·恩达布阿内说,“多亏中国朋友的帮助,家里安了灯,生活更好了。”

夜幕降临,恩杜马莱村的村民聚集在学校广场上举行活动。广场周围是中国港湾通过社会责任活动“点亮克里比”为村里架起的太阳能照明灯,村民们在灯光下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回荡在夜空中。

比库奥为村子的变化感到自豪。他说,他的梦想是让村子脱贫致富,如今正在中非合作助力下变为现实。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杨啸林 美编 夏祎  
来稿邮箱 gjb@jirbs.cn